

往事书系

历史 的 点与线

魏得胜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往事书系



历史的 点与线

魏得胜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的点与线/魏得胜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12

ISBN 7-5354-3134-8

I. 历…

II. 魏…

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9888 号

责任编辑:阳继波

责任校对:陈 琪 刘惠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8.5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0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21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前面的话

大凡人到了一定年纪，自然就会想一些过去的事。

《三国演义》开头就说，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其实这“笑”，并非悟透；在我看来，还带有几分无法名状的无奈，就如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”一样。过去的，无法追回，都已沉淀为历史。

有人说，“历史不会重演，但错误是会重演的。”

因此，我们拒绝遗忘——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愿。

当然，我们也深知自己力量之绵薄，这种“拒绝”对抗，犹如唐吉珂德的长矛对风车，但我们仍在默默努力着。

这套“往事书系”是我和长江文艺出版社通力合作的结果。它没有什么条条框框，只要觉得有一点儿意思，当然也要有一点儿市场，就可做。至于书稿要求：无论回忆录、传记、日记、书信，还是旧人旧事、文史随笔，只要有新的材料，或者有新的见识，一概欢迎。文章或长或短，或述中有论、论中有述，或以述为主、夹以议论，不限题材，不限范围。总之，笔下写的是过去，心里想的是今天，不猎奇，不虚饰，有血性，见性情。

我们重可读性，但拒绝“戏说”和“故事新编”，力求做到可读性与学术性并重，既见学术研究工夫之独到，又不是板着脸孔说教。说真话，说自己的话，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。不自欺，也不欺世。

编者

目录



历史的点与线

目·录

混沌篇

- 001/ 神话·传说·煮一锅
- 006/ 三皇·五氏·石头记
- 011/ 黄帝·黄龙·升天龙

周朝篇

- 017/ 美女·亡国·谁兴邦
- 020/ 土屋·土院·土皇宫
- 024/ 春秋·争霸·看城邦(上)
- 029/ 春秋·争霸·看城邦(下)
- 036/ 孔子·出道·显其暴
- 039/ 诸子·百家·数墨家(上)
- 042/ 诸子·百家·数墨家(下)
- 049/ 国事·安危·系一身
- 053/ 刺客·政客·全是祸
- 056/ 猛虫·吸血·韩非子

秦朝篇

- 061/ 葡萄·美酒·夜光妞
- 066/ 官制·人治·极权制
- 069/ 焚书·坑儒·不死药
- 075/ 马派·鹿派·真假派
- 079/ 霸王·别姬·刘邦起

汉朝篇

- 086/ 卑儒·犬儒·成大儒
- 092/ 木犁·铁犁·晏花里
- 097/ 桃花·不就·胭脂失
- 103/ 竹子·布匹·枸杞酱
- 108/ 阉刑·史记·司马迁
- 112/ 一派·多派·赞成派(上)
- 116/ 一派·多派·赞成派(下)
- 120/ 皇室·皇权·血连连
- 125/ 根腐·枝秃·乌鸦歌
- 130/ 分裂·混战·大洗牌



历史的点与线

目·录

134/ 皇族·血统·政治链(上)

144/ 皇族·血统·政治链(下)

147/ 冲淡·风骨·风马牛

隋朝篇

154/ 蝗虫·出巡·逍遥游

160/ 皇帝·心中·一杆秤

唐朝篇

164/ 盛世·暴首·李世民

171/ 女皇·女患·武则天

178/ 暴力·造反·皇帝梦

宋朝篇

186/ 杯酒·情操·释兵权

190/ 权术·犬术·偷安术

194/ 千古·伦常·大棒槌

198/ 阴之·谋之·无耻之

元朝篇

203/ 杭州·扬州·双城记

210/ 军事·文化·影响力

明朝篇

214/ 八股·廷杖·优先股

220/ 冤狱·诏狱·文字狱

224/ 阉货·正货·纯金货(上)

227/ 阉货·正货·纯金货(下)

232/ 矿监·税监·为皇捐

238/ 乾坤·独断·国之难

清朝篇

243/ 辫子·辫子·大辫子

246/ 西行·一路·故人至

251/ 荣辱·绝代·李鸿章

258/ 帝制·残喘·百年泪

272/ 总论:我看传统政治在中国的演进



混沌篇



神话·传说·煮一锅

历史的点与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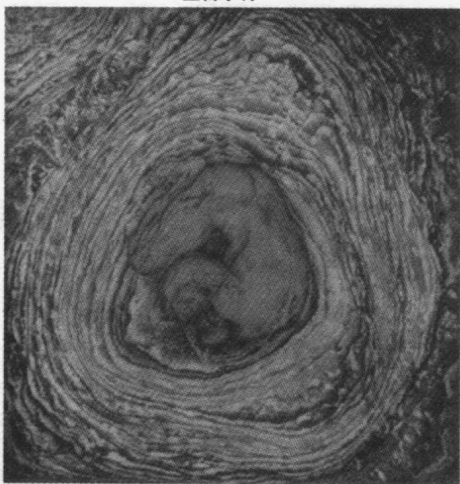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史，一说就是上下五千年，这很容易使人畏惧。而这五千年，似乎也比较含混。中国文字妥善保存，也就从周王朝东迁开始。笼统算下来，至今也不过两千八百年的历史。即使如此，也足以让后世头晕目眩了。

但真要梳理中国史，还须从远古说起。远古有多远呢？有虚无缥缈那么远。这一时期的主角，非盘古莫属。据说，盘先生是咱中华一族的祖先。央视有个评书节目，片头歌曲，头一句就是唱他的，“盘古开天地，地久天长……”其实，真有没有盘古这么个人，谁又在乎呢？

不过，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史，神话中的盘古，也就有了追溯的必要。于是，在一个谁也无法确知的时间里，从一巨星中突

盘古孕育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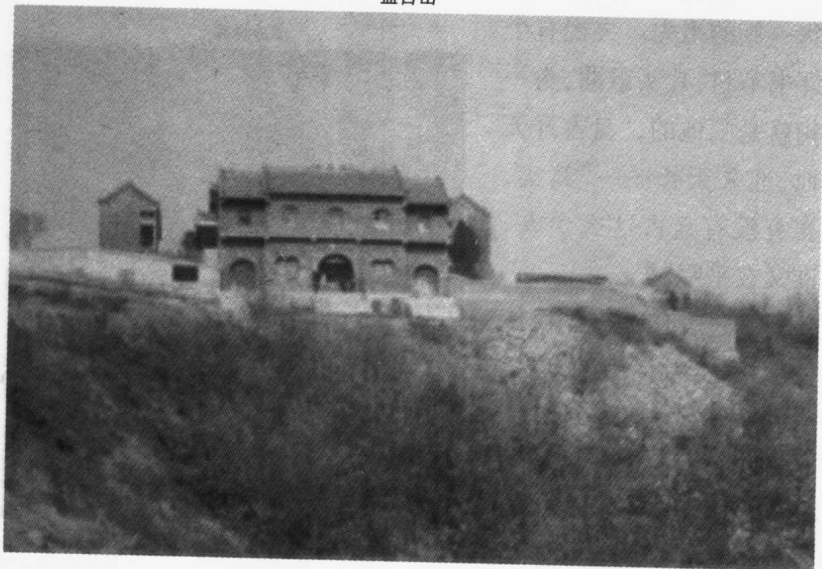
盘古开天

兀地杀出一个人来，他就是盘古先生。巨星开裂，始有天和地。盘古开天地就是这么来的，你看到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出世了吗？谓之差不多吧。盘古先生还非常的悲天忧人，他看到自己开辟出的天地无光无热无水无山，一句话，什么都没有，后代怎么活呀。“算了，我死吧！”于是英勇献身。要知道，死对生是非常有用的，该死的死了，就会有許多该生的面世。此谓自然进化。比如一棵树的

老死，它可以孕育以下无数新生命：

死树能为很多植物和动物提供食物及避难所，同时这些植物与动物又渐渐地树分解，使其变为泥土重新被植物所利用。白

盘古山





蚁、甲虫及另外一些靠树木为生的昆虫是死树的第一批“入侵者”，因为他们能以粗糙的树皮为食。

……(死树)吸引了更多的昆虫前来觅食，如蚂蚁、跳虫、母猪身上的臭虫、苍蝇等。当这些昆虫成倍增长时，也招来了他们的“克星”，如蜈蚣、蜘蛛、蝎子、癞蛤蟆、鼯鼠、啄木鸟等。有时候当一棵树倒下时，那么它又会成为熊、花栗鼠和蛇的“乐园”。(《大自然》2000年第4期，徐珏：《一棵死树能孕育多少生命》)

还有诸如寄居在死树上的真菌与细菌，还有人类不能观察到的许多新生命，都在一棵死树下萌发着、孕育着。盘古先生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，他死后，引起一连串新生命的诞生，他的右眼变成太阳；左眼变成月亮；血液变成江河海洋；毛发变成树木花草；呼吸变成风；声音变成雷。欢喜时的笑容变成晴天；烦恼时的愁容变成阴天。而他的四肢，则变成五岳，头部变成东岳泰山；腹部变成中岳嵩山；左臂变成南岳衡山；右臂变成北岳恒山；双足变成西岳华山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中国远古的神学人员没有过多地涉及人的诞生，总觉得盘古的故事生硬了些，远没有伊甸园^①里的故事来得浪漫和人性化。下面是波兰历史学家科西多夫斯基笔下的《创世纪》：

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和地。地是空虚混沌的，渊面黑暗，到处是水。上帝说：要有光！于是就有了光。上帝看到光好，于是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他把光称作昼，把暗称作夜。这是第一天的事……(科西多夫斯基：《圣经故事集》，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页)

后来的六天，上帝要了空气(他将水分成两部分，在地下的是水，在天上的是云和雨)、陆地、青草、蔬菜、果木、太阳、月亮(定日

月和年岁);又要了生物、飞禽、走兽、家畜、鱼、昆虫、人。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,第七天,上帝就歇息了。上帝赐福给第七天,把它定为万世的节日,也就是现在的礼拜天。

无论是出自中国历史上的盘古开天地,还是出自《圣经》上的上帝创世纪,皆出于远古知识分子的想象,就像后世寓言想象的那样,先有一个合理的存在,然后再把要表达的意思装进既有事实这个套子里,也就成了。这同时又像后世的家谱,人们总是想着法子、绕着圈子地把有名望的人,拉到自己的家谱上,甚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,也认作同宗,以光耀门庭。如张献忠到处流窜时,有一天打到张飞庙,问得庙中供奉的神像是张飞,于是一时兴起,亲自做祭文一篇,曰:“你姓张,咱老子也姓张,咱俩连宗吧!”就这样连起宗来。远古知识分子把中华一族的根,连到盘古那里,作为神话,是可爱的;作为历史,是可笑的。

我们常说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,建国才二百多年,不足以使他们背上历史的包袱,所以他们才发展得那么快。这种看法是片面的,因为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种光宗耀祖的情结,他们非常现实。倘若追踪历史,他们不仅可以追踪到母国英国,至少还可以追踪到 827 年的威塞克斯王国。或许现实的美国人感到这样做是无聊透顶的事,才抛开与现实不相干的历史,而把目光锁定在一国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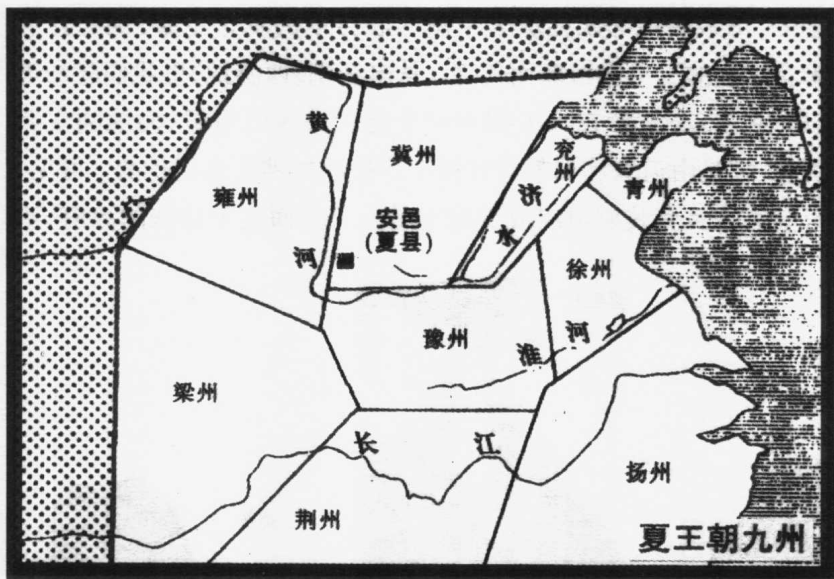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没有历史包袱,这或许就是“五四”文化精英们力斥中华史之故。陈独秀主张将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付之一炬。李大钊主张“取由来之历史,一举而焚之,取从前之文明,一举而沦葬之”。(杜圣修:《“五四运动”:被阐释的与被遗忘的》,参见《2000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》,漓江出版社 2001 年版,第 83 页)他们的意思是说,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包袱太重了,压得我们迈不开步子。应舍弃从前,看重当下与未来。然而这种呼声,在“文明古国”四个大字的重压下,实在是微乎其微。

从我的史观来说,我当然建议现代读者,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框架就可以了,尤其没有必要被无聊的浩如烟海的历史给淹没掉。

注释:

①上帝把他造的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,叫他在那里耕种。上帝允许亚当随意吃各种树上的果子,只是不准动辨别善恶之树上的果子。上帝知道亚当寂寞,就叫他沉睡,借机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,用这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,即亚当后来的妻子夏娃。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,并不感到羞耻。是一条蛇捅破“善恶果”的秘密,亚当夫妇吃下,眼睛一亮,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耻……参见科西多夫斯基:《圣经故事集》,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,第2-3页)《圣经》里的人类大概就是这么繁衍开来的,很贴近现实。

历史的点与线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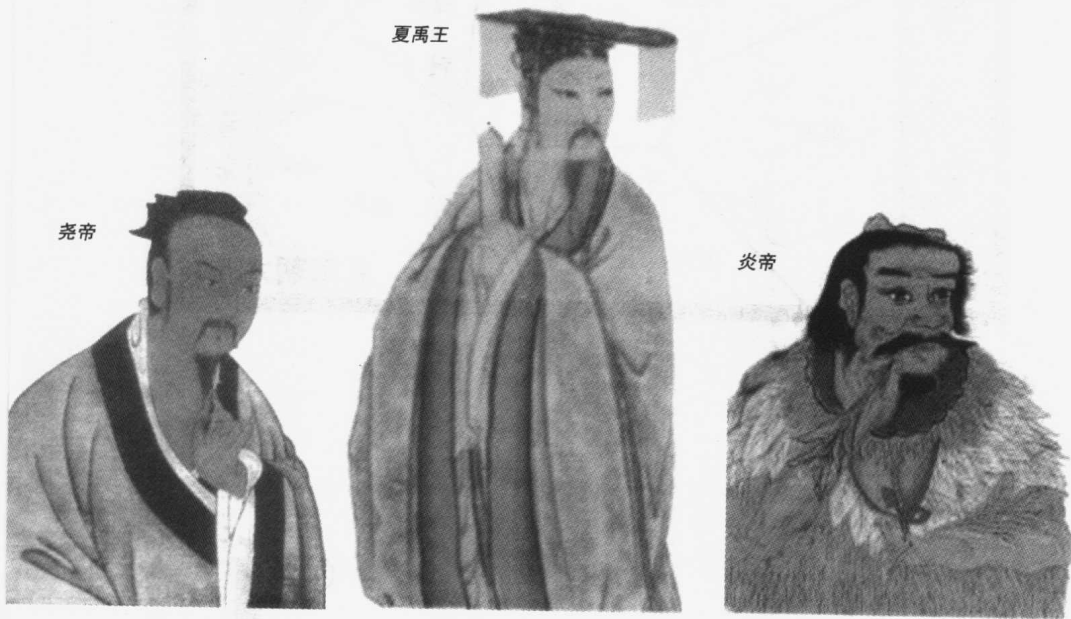
三皇·五氏·石头记

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这天虽是盘古先生开,这地虽是盘古先生辟,可最终他却未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真正主宰,倒是让后来者居上的玉皇大帝取而代之。从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到,玉皇大帝在天上拥有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,而他的文武百官,则是由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奇形怪状的神灵来担任的。可见,玉皇大帝及其政府组织成员都不是人。然而这个特殊的政府,不

夏禹王

尧帝

炎帝



仅在精神上一直统治着中国人,而且在组织上(表现在影视剧中那些上天告状的情节,孙悟空也常常不能例外),也影影绰绰地统治着中国人,说起来,这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。

盘古和玉皇大帝同是神话人物,前者是务实家,后者是务虚家。我们不了解远古神学人员的创作意图,但根据

经验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认识,即务实的只能是当牛做马的命,务虚的总能得缘平步青云。没人能知道玉皇大帝在神话世界中,为中国人做了哪些实事,但就是这个平庸之辈,却一直高高在上,接受中国人世代代的香火供奉。而盘古,他在神话世界中,用自己的生命养育了那么多的中国人,却远没有玉皇大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分量。到现在都还这样,社会普遍缺乏对务实家的应有尊重,而务虚家因有职有权便为人顶礼膜拜。



伏羲



三皇

柏杨先生说得好:“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,从神话的内容,我们可据以了解初民的生活背景和人文反应。”(柏杨:《中国人史纲》[上],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,第61-62页)反过来说,初民的人文反应,也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起源。一个民族,尤其是一个历史深厚的民族,其文化的影响,往

历史的点与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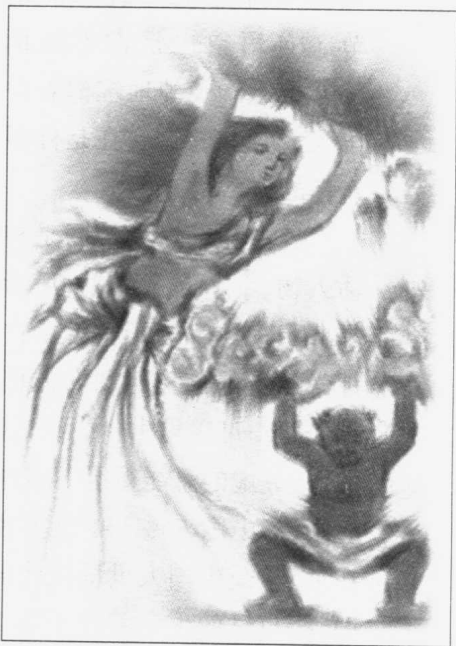
往是逾千年而不老。这就是为什么,在今天的生活中,仍能看到盘古那样的务实家(受冷落),和玉皇大帝那样的务虚家(受追捧)的缘故。

玉皇大帝之外,最早能载入中国人史册的领导人是三皇,即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说起这几个人的岁数是很有意思的,天皇一万八千岁、地皇一万八千岁、人皇一万五千岁。后面的也就不用说了,肯定也得万岁或千岁。这大概是中国帝王最早的万岁情结,以至发展到后来,敬颂皇帝的时候,要用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”。^①别说个体的人,就是一个政体又能多久呢?汉朝算是帝制时代最长久的一个吧,它前后立国四百余年,不仍旧分着西汉和东汉吗?人万岁不了,一个政体同样也万岁

不了。明摆着办不到的事,却仍要那么喊,那就是自欺欺人了。

三皇之外又有个五氏,分别是巢氏、燧人氏、伏羲氏、女娲氏、神农氏。如果说岁数大是三皇的特点,那么故事妙则是五氏的特点。这也许只是一个短暂的进化,但毕竟让后世看到了神话中好玩的那一面。以女娲为例,据说她是一位美丽的女神,她的身材之好,用现代娱乐圈的话说就是魔鬼般的身材。说当时有两位英雄在决斗时,把天捅了个大窟窿,一时间狂风大作,暴雨连连,日月无光。这是当时人类最大的劫难,女娲氏挺身而出,采五色石头烧炼,炼好以后,用它把天补上。这里又出现一个寓言似的情节,说在傍晚时,天际那些红烧云就是女娲氏补上去的五彩石。

每及傍晚,我总有站在书房窗前眺望远处的习惯,以缓解视



女娲补天

觉疲劳,往往不经意就会瞥见西天的五彩云霞,每每会想起魔鬼身材的女娲氏,不知是她的冶炼技术拯救了人类,还是远古的神学家拯救了人类灵魂。但不管怎么说,有了女娲,至少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少了许多的寂寞。须知,曹雪芹的一部《红楼梦》,就是从女娲开始的。

列位看官:你道此书从何而来?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,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、方经二十四丈、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,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,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,灵性已通,因见众石俱得补天,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,遂自怨自叹,日夜悲号惭愧。

一日,正当嗟悼之际,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……坐于石边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,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石听了,不觉打动凡心,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;但自恨粗蠢,不得已,便口吐人言,向那僧道说道:“大师,弟子蠢物,不能见礼了。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,心窃慕之。弟子虽粗蠢,性却稍通……如蒙发一点慈心,携带弟子得入红尘,在那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受享几年,自当永佩洪恩,万劫不忘也。”……那僧便念咒书符,大展幻术,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,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(后)便袖了这石,同那道人飘然而去……(曹雪芹:《红楼梦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1~3页)

曹雪芹的天分真是没说的,他从女娲那里获得启示,天衣无缝地传接下一块石头,就给中华一族留下一部大大的书——《石头记》,这真该让那些自比或被比为鬼才的当代作家脸红才是。任何当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是,曹雪芹的天分更体现在他的思想上^②。一部《石头记》看似儿女情长,实际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制度,



.....

一种对于任何阶层的人来说都无奈的制度；更是对神话、传说时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反思。远古知识分子造就什么样的神话与传说，那么毫无疑问，中华一族就传承什么样的文明。所谓古文明，以中国而论，完全是家族式的，社会家族化，国家个人化。此即曹雪芹对中国古文明的一个判断，整部《红楼梦》就是中国式文明的一个缩影。因此，中国的历史，也就在期望中诞生了开天辟地的盘古，在急切中诞生了能补天的女娲，总之必须有个强权出现，中华一族才活得下去，这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拙劣意识。如果说这是中国古文明的一部分，实不为取——假如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话。

注释：

①比起中国远古三皇的年龄来，《圣经》里亚当及其后代的年龄，要保守得多，亚当活到了九百三十岁；亚当有个后代叫玛士撒拉，活到九百六十九岁（参见科西多夫斯基：《圣经故事集》，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5页）；纪元前2598年，黄帝姬轩辕活到一百五十二岁（柏杨：《中国人史纲》（上）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，第69页）。这是个现实的年龄，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的最大不同也正在这里。

②“所谓新思想，有时我们反倒要从旧书里面去找，今人的知识或可超过古人，论思想智慧，未必胜过古人，明代中叶的求个性解放，晚明思想的明慧，均为曹翁（即曹雪芹——魏得胜注）所吸养，古人求仁得仁，今人求蠢得蠢……（伍立扬：《风雨叹世录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34页）

